

书人书事书话

——《读懂贾平凹》浅说

春节时与老友新民兄通话,便知晓他今年又有新作品面世。阳春三月,我从江浙回京的当天,新民兄的新著《读懂贾平凹》签名本也一同到了手中。新春新禧新作品,雅致又沁心,于是,就利用这个下午和夜晚读起来——

认识新民兄是在20世纪90年代,那时,我们都喜欢贾平凹先生的作品,虽然分别居住西安与北京两地,但书成为我们的桥梁,不管哪一方,只要发现了平凹先生的作品,都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有此书,互通有无,都是毫不犹豫地买来邮寄过去。在那个邮局、电话的年代,虽然邮路慢了些,但盼望新书的过程是欣喜的。我不知道至今给他寄过多少本书,但我收到的总是他出版的一本本新作品。之后,我们彼此来京去陕都会见上一面,那份纯粹也被带入了一个新世纪。

新民兄是爱书之人,也是一位编辑。他编辑、策划过多种平凹的作品集,《读懂贾平凹》一书中记录着他书稿、编辑、校对、装潢,以及整理、补充篇目中的点点滴滴。他是一位合格、认真、较劲的编辑,甘愿为他人作嫁衣。

对于平凹的作品收集,新民兄亦做到了

痴迷的地步。因为我们都有一种习惯和喜好——收集、收藏、研究平凹先生的作品,同时还对其人其事进行追踪记录,在许多思路、观点上基本是一致的。即使一张报纸上有关贾平凹先生的活动信息也要收集,也要查找,甚至校正、核实其准确性。因此,该书中有关平凹作品之外的书人书事,从编辑到装订,也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记录。这为今后贾平凹研究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新民兄还是一位评论家,尤其是对于近10年来贾平凹长篇小说的跟踪阅读撰写评论。他的评论不同于评论家的评论,他以书友、从书话的视角,赋予评论一定知识性和文学地理,读来轻松又惊喜。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对于贾平凹作品版本的研究已有40年。手中收集收藏了600种版本和400多种杂志资料,也是23年前在新民兄的推荐下出版了《收藏贾平凹——贾平凹作品版本》,以及后来出版的《解读贾平凹》,还有与新民兄一起合著的《图说贾平凹》等。不知不觉,与新民兄也是跨世纪的老友了。新民兄对于贾平凹作品的跟踪研究出版过多部作品,这一本《读懂贾平凹》堪称考订详尽的、集书人书事书话之书,可以说是继《贾

平凹纪事》之后,2010—2020年间的书话书事续编。在我看来,《读懂贾平凹》不仅仅是一部书人书事录,也是一部具有研究性质的别开生面的书话录。

该书由题为《走向世界的贾平凹作品》代前言、30篇解读贾平凹及其作品正文、附录贾平凹《(行余集)序》《在(贾平凹打官司)座谈会上的讲话》《王新民作品研讨会贺词》和后记4部分组成,并配有书影插图。

新民兄是一位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书话家。他几乎不写小说,却写过大量的纪实著作。他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出版家、编辑家、散文家,从版本源流角度视之,他还是一位版本学家。

他非常勤奋,几乎每天早晨醒来都会在朋友圈、公众号上读到他的新文章。他爱读书、爱写作,爱收集版本、手稿和书信,从小养成的早起早读的习惯一直沿用至今,晨起写作一直保持到现在,有秦人“王勤奋”之称呼。

这本书对精准理解贾平凹及其作品具有导读价值,对出版界和文学界具有参考价值,对文学史和出版史具有史料价值,对广大作者、出版者和读者具有借鉴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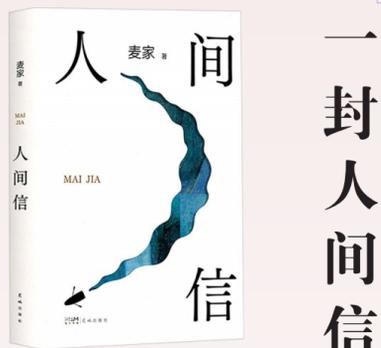
可以说,他在秦人研究平凹作品的圈子里

是有一席之地的。我期待他更多的作品出现。

该书设计装饰独特一新,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我非常喜欢的版本之一,也是多年来新民兄出版的作品中较为好看的一种,精装本封面“平凹”手书竖版排列,顶天立地,月光白的封面给人一种柔和、高雅、温和、中庸的视觉效果。尤其是护封采用亮灰色,墨色书名,和“平凹”白色手书,渐变色的内文提要,色彩中立、柔高雅,与精装的封面形成呼应,在到书脊、封底,整体色调和谐一致,给人一种雅致、分明、温馨的视觉艺术效果和别样的韵味,并与腰封、环衬、勒口,相得益彰。

读《读懂贾平凹》,让我想起了五四以来的一群作家,如唐弢、孙犁、黄裳的书话,还有鲁迅先生、郑逸梅先生。这是后话。

如果插图再增加一点或是四色印刷,会十分精美,非要挑出此书的瑕疵的话,就是个别篇什中有重复的段落文字,但不失为一本好书。该书为精装锁线印刷,32开本,轻型纸印刷,便于携带更易于阅读。此书是一部编校精心、装帧精美、印制精良的精品图书,是策划、编辑、阅读、鉴赏贾平凹作品的真实记载,更是一部中国当代图书出版发行、阅读分享和鉴赏评论发展史的形象缩影。 □朱文鑫



一封人间信 几多尘世情

“成功也是一种障碍,写多了容易自我重复,我不想再循着套路打转。”有了这份执念,或者说应该是清醒,作家麦家努力摆脱掉“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光环,2019年,推出转型之作《人生海海》。5年后,麦家携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再度走入读者视野。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传奇,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

这是一本作家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故事以“我”的经历为引,围绕富春江边双家村的一个家庭展开,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小说上卷详写家族史,重点放在奶奶和父亲身上。父亲如何不堪,奶奶如何用残存的家族意志去试图挽回衰颓——意在写“命运的承受”。小说下卷的叙述者“我”走到台前,成为故事推动者——意在写“命运的奋力过招”。如此,两卷交融,点明“命运不仅是承受,还要奋力过招”。小说写出了不被承认的创伤和未被看见的痛苦,诉说着人生的种种不可言说。

麦家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读《人间信》,很自然会想到《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一如既往地沉迷于故事性与戏剧性,为了“说好中国故事”,甚至有意借鉴古典文学资源完成通俗形式的构造,向古典通俗叙事模式靠拢。然而,《人间信》却又有意淡化了故事性。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更像是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一则深沉的寓言故事。不依赖戏剧化情节,麦家转向自己内心深处,寻找精神原乡的意志变得更为坚决,小说“写人生无可避免的命运,写给被过往和遗憾困住的人”也显得更加明确。

生活未及之处,文学终将抵达。《人间信》中有作家童年的影子。小说的主人公是世人眼中的英雄,却是家人口中的叛徒。他鄙视父亲,揭发父亲,在他眼里,“在父亲的众多绰号中,最为贴切、跟随他一生的,叫作‘渣还’。渣还不是叛逆,不是混蛋,只是骨头轻,守不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渣还不作恶人,只作践自己和亲人。”故事隐约写进了麦家的亲身经历,与父亲的交恶,被困在命运之中,和内心幽灵厮杀,童年的不幸让他一生去治愈,这是一场寻求救赎与自我和解的旅程。

麦家小说多对女性人物饱含热情。《人间信》亦如是。书中,奶奶、母亲和妹妹,她们本应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却不幸被卷入父亲的困境中。三代女性在男性缺位的情况下,缝补破碎的人间,小说既书写了她们被辜负、被剥夺的一面,也以真挚的笔触向她们如野草般的生命力致敬。麦家一直走不出童年的阴影,故不对对父亲一笑释然。他的八旬老母亲对他讲:“你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码头,见了那么多领导,竟然还放不下对过去那些人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母亲的睿智和豁达,使得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有了一份更真诚的体悟。

《人间信》虽然没有神秘莫测且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是作家出色的语言能力却依然得以充分展现。他说:“寂寞是一把刀,时间是磨刀石,越磨越锋利。”他说:“爱一个人,可能会反目,从爱到恨,有时只隔着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粗心。”他说:“做人要心平,心平才能平安。”他写少女的心扉:“其实什么花都比不得一个少女,少女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花,所谓花季少女,心蕊年轮,心里装着朦胧的爱情和向往——尚未开始,就以为会天长地久——像一个蓓蕾一样,随时准备轰轰烈烈去争奇斗艳。”富有理趣,读来意味深长。

“哪怕愤慨无常,也要尊敬自己。”学会释怀,学会接受,学会在逆境中挖掘内心的力量,在挣扎中重新唤起站起来的勇气。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坦然直视伤口。这是《人间信》给予读者最诗意的柔情馈赠。 □胡胜盼

开在纸上的春天



春光美如斯,正是读书时。纸上的字词浸润了眼里的光和手心的热,开始种子般膨胀、萌发,每一个都会抽枝吐翠、散叶开花。阳光透过窗棂洒下光影,落在扉页上的皆是浪漫气息,跳进眼帘里的都是诗意芬芳。

春光虽美,但比春光更令人难以割舍的是书里的世界,比花香更令人沉醉的是淡淡墨香。在怡人的季节里,手不释卷,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享受。

我喜欢在春光明媚的早晨读书。晨曦徐徐拉开帷幕,暖春的阳光温馨恬静,伴着清风,迎来书香飘韵的杏花烟雨。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草长莺飞,花儿芬芳,一切都是那么有盼头,那么有力量。在这样明媚的春光里,我们不捧起一本书静静品读,独享那一份平和与安然,探索世界的辽阔与壮阔,体验生命中的无限可能。

我喜欢在春意盎然的午后读书。阳光从窗外流泻进来,所照之处一片暖黄。窗外杏花的影子一朵朵映在墙上,花影和暖黄色调交织,安静而又生动。这时静读一本书,在时间长河中文字磨磨蹭蹭,仿佛进入了别样的世界,身旁只有影子婆娑和花影徘徊。泡一杯清茶,便可收获一个新的故事。累了就抬起头看看窗外的天空,看看树上停歇的鸟儿,看看远处草坪上玩闹的小伙伴们……和风新绿,像一幅美丽的油画,有着静谧的美。春日芳菲,任馥郁书香激活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我喜欢在月色朦胧的灯光下读书。春天的夜晚,淡月笼纱,娉娉婷婷,有春风拂过脸颊,撩起长发。月光柔和地落在书页上,我心如这月光平静柔和。一卷在手,倦意顿消。夜深人静的时候,偶然间读到的一句话语触动了内心最纤细的神经,无意中一抬头,发现橘红色的灯光柔柔地铺满房间。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美好的夜晚中,手捧一本喜爱的书籍,永远会叹气。

“繁花似锦诗词韵,春日读书品味巡。”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又是一年美好的开端。春日里读书最是惬意和闲适,更富有朝气和向上的力量。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读书求学不宜懒,天地日月比人忙。燕语莺歌希领悟,桃红李白写文章。寸阳分阴须爱惜,休负春色与时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纸上的春天并不浅,即使站直身体、踮起脚尖,依然迷人眼。伴着《四季读书歌》跳跃的诗行,一起开启纸间春色之旅。 □徐静

新书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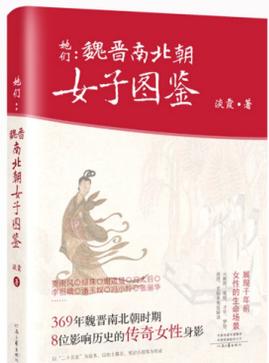
刘万里长篇小说《春天说来就来》出版

本报讯(舟舟)日前,陕西作家刘万里的长篇小说《春天说来就来》(精装本),由贾平凹作序推荐、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为后浪·陕西省第二期“百优”作家丛书之一,以居住在汉阴县漩涡镇磨子沟的一户刘姓人家三代人的视角,描绘了十几位村民在近7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浓缩了一个国家级贫困村的脱贫过程,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



未若柳絮因风起



鼎立、魏晋风度、三教合流、衣冠南渡……可谓星汉灿烂,气象万千。此一时期,所谓的夷人、胡人等北方民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输入了新的血液,开创了当代新风尚,奠定了大唐盛世的文化基础。当然,这是从好的有益的一方面来说;若从反面的坏的或弊端一方面而言,这300多年历史,又是一个混乱、无序、过渡期的非理性时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遍及天下。孔武强盗者,以力称霸,继而结党营私,祸乱天下。以谋成事者,奸邪叵测,虎视朝堂,继而篡权弄柄,敛财称兵,窃国夺宝。最后导致华夏倾覆,生灵涂炭,百姓没于火火中。这便是真实的魏晋南北朝,也是一批批传奇女性赖以生存、成长的土壤。

书中描绘的贾南风、绿珠、谢道韞、冯太后、李祖娥、冯小怜、潘玉奴、张丽华等等一连串人物,无疑是个大时代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作者于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探踪索隐,抽丝剥茧,钩深致远,从不同的视野和维度,以现代眼光透视历史纵深,分析、描述、评论这些女性的美与丑、憎与爱,以及人生遭遇、命运浮沉。其间,穿插历史案例,对照古今女性,旁及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风貌,描绘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所处环境与独特个性,给后人以启迪。

书中展现的代表人物,让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到粗丑无比、贵为皇后的贾南风,妒忌与专权,专权跋扈,无恶不作,实为八王之乱、少数民族南下的始作俑者。而美艳绝伦、贱为歌伎的绿珠,为巨富石崇怜爱,笛声曼妙,歌舞翩翩,仿若天仙下凡。其最终结局,与历史上许多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红颜美人一样,以殉殉情,香消玉殒。正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死生相许。这位奇女子于高楼上纵身一跃,实则预演了西晋王朝奢靡浮华生活的终结,一个时代就此成为过去。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贾南风与绿珠两个女性结局如此不同,恰如西晋正反两个方面——艳丽和丑陋共存,人与狼共舞。污泥中,依然有莲花绽放;战乱中,犹回响着平等、博爱、向善、慈悲的琴弦。世人皆醉,亦有醒者。若东晋百年风云激荡,产生了有“芝兰玉树”之美誉的陈郡谢氏,有“琳琅满目”之赞叹的琅琊王氏。在王谢家族中,奇女子

谢道韞博学聪颖,风韵高迈,具有林下之风,被谢安称为“雅人深致”,冠绝一时。代表东晋百年女性风采美韵的“林下之风”,谢道韞一人代之。一人领之,风头之健劲,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按作者书中记述,谢道韞以婚姻连接西晋王谢两大世家,其“咏絮之才”(未若柳絮因风起)、清谈辩才(代小叔子王献之舌辩宾客)、临阵豪勇(击杀对立面,即现代称之反革命分子数人),其诗词佳作(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颻,莫不让后人追慕称羨。作者以深厚的情感、优美的文笔,兼及对历史人物的温情敬意,描述了谢道韞才华盖世、传奇又富人情味的一生)。

北魏冯太后,或辅佐,或临朝,锐意改革,融汇少数民族和汉族习俗与文化,为孝文帝汉化改革铺平道路,实乃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女政治家。李祖娥,北齐皇后,虽享荣华富贵,但优柔寡断,一生命运坎坷,最后不知所终。这两个北朝女性人物,皆有鲜明的个性与特点,或许是环境与时代使然,二人的命运结局却是天壤之别。

冯小怜(北齐后主高纬嫔妃)、潘玉奴(南齐皇帝萧宝卷宠妃)、张丽华(南陈后主陈叔宝妃子),一个个姿容美丽,或才华过人,或精通音乐舞蹈。他们起于微末,得遇君王,算得上王朝末世的“绝代佳人”。然而,这几位隔世的奇女子,上位之后耽于享乐,纵情声色,最终的结局是“缘障未开,业生犹痴,漂沦东海,颠坠邪山”(北魏 温子升《定国寺碑》)。李商隐有诗,讽喻北齐灭亡之祸:“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冯小怜以哀婉的琵琶歌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

历史是一面镜子,每个人看到的,都投注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后人究竟从中得到什么启迪?英国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因环境与时代所限,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个体的人,无论渺小还是伟大,当尽量使自己变得聪明和有智慧,且怀揣一份悲悯之心,充满温情地去认知、感受历史上各种人物的命运,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与个人的作用,理清历史演变的脉络,见微知著,透过已逝人物的悲喜剧,得到某些经验或教训。这便是我们今天读《她们:魏晋南北朝女子图鉴》的要义所在。 □岳南

李春平作品人物的地域性特质刍议

——读短篇小说《八爷现象》

都充满强烈的地域性特征。这使得主人公八爷形象亲切感人,血肉丰满,骨骼硬朗,把陕南人硬硬的个性描绘得惟妙惟肖。

小说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带有地域特色的叙述与描绘。例如在描写八爷与夏大燕在田地里嬉笑打闹动手动脚的场景中,作者引用了陕南方言土语“打亲”。打亲按当地说法就是打情骂俏的意思。又比如小说中田田与老婆郑小鸣到八爷家中借钱时,刚好碰上八爷请村组长等人吃饭喝酒。八爷生性豪爽好客,让田田与郑小鸣一同坐下喝酒吃饭。在龙潭沟这个地方,挨个划拳轮流庄庄叫做“打通关”。八爷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打通关”,非打不可,郑小鸣除外。田田是个不喝酒的,酒过三巡就面红耳赤了,加之拳运不好,局局都输,一场酒毕,已是酩酊大醉,神思恍惚。这里出现的“打通关”也是在陕南安康、汉江之畔的紫阳县酒席桌上演绎的一种饮酒游戏。就是与同席的所有宾客划拳饮酒,一般酒量不大的人不到几个回

合就会败下阵来,一醉不醒。小说中出现的“打通关”一词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在本县运用得频率最高。还有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八爷把醉得不省人事的田田扛回家中,又与半推半就的郑小鸣成其好事之后,半夜三更回家时一路上唱着山歌《十二杯酒》:“一杯酒儿起也,小郎抱怀里,怀抱那个小郎嘛,二人要把戏……”

作家李春平在小说中地域性特色的灵活运用达到了在自然合理中推演。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他们嘴里的方言土语,富有地域文化元素的随口应答,让这些活跃在小说情节中的人物张力十足,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些人物的刻画像冒着一缕缕烟火气,“他”仿佛是我们亲切的父老乡亲;“他”好似朝夕与共的兄弟姐妹;“他”又像与我们密不可分的左邻右舍家,天天碰面的同事、朋友等等。这就是小说家叫人心服口服,真实可信的创作才能。这也是作家熟悉生活,热爱生活,书写生活最有力的创作印证。 □叶柏成

已经读过不少作家李春平先生的长篇小说,例如《步步高》《领导生活》《我的多情玩伴》《情人时代》……昨天晚上,我披衣靠在床头,用短促时间,又读完了他的短篇小说《八爷现象》。

读了作家这么多小说,我发现其小说语言富有弹性,流畅自然,没有一丝一毫在阅读上产生的障碍与不适。他的语言俏皮、风趣,接地气。在叙述与描绘人物上自有其独门绝技,透视出作家讲述故事的机智和精致。除了这些特色之外,李春平的小说人物极富有地域性特质。

小说人物的地域性特质,不是说作者对笔下刻画的小说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局限性,而是指他对虚构的人物所出现的年代、场景、地点、语言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标签,从而深刻地表现出作者对人物生活的场景氛围烂熟于心,胸有成竹。他与小说人物休戚与共,荣辱共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热爱生活、深入生活、记录生活,升华创作扎实的创作功夫。这种提炼并艺术再加工创作的小说人物,才有章可循、有证可查、有血有肉、有他(她)生活的土壤。在此基础上而诞生的人物呼之欲出,真实可信,让人们仿佛生活在生活的某个渡口,在灯火阑珊处,在茫茫人海汹涌的十字路口,在回眸之时看到那个相似的人就出现在生活中,叫人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几欲喊出某个人的名字。

作家李春平小说中的人物,处处显露出地域性特质。这种特质是陕南所独有的,具体来说,它是安康市紫阳县所赋予的。就像一个人说普通话一样,它是安康紫阳普通话,与四川普通话,香港普通话求同存异。短篇小说《八爷现象》中,从小说主要人物八爷的出场,到八爷嘴里的方言土语,无不展示出八爷所生活的环境、年代及地方特色文化的渲染。

在《八爷现象》整个小说架构中,八爷的出场,八爷的口语,八爷嘴里哼唱的民歌小调